

四書答問

十

		八	漢
	六	書	門
一	一	〇	
二	〇	五	
冊	架	函	號
		四	類

庫文閣內			
二	八	漢	
七	六	書	
函	〇		
二	一		
一	二		
架	冊		類
	四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8604
冊數	12	( 10 )
函號	277	199



西書答問卷之十

盡心上

盡心章

問首節語類云人能盡其心者只為知其性知性却在先  
若未知性便要盡心則懸空無下手處惟就知性積累將  
去自然盡心此條似重在知性上又云此心本來無有些

子不該須是盡識得許多道理無些子窒礙方是盡心如  
今人人有箇心只是不使得他盡只恁地苟簡鹵莽便道  
是了此條似重在盡心上又曰知性知天則能盡其心矣

淺草文庫

藏書印

西書答問 卷之十 盡心上

盡心在知性知天之後而總注則曰盡心知性而知天所以造其理也。駁留良講義者亦曰此節宜趨重知天方與下節事天立命文法相屬義理相貫。然語類有問知天繫之於知性之下而盡心之前與知性俱為一滾事耶抑繫之於盡心之下乃知至後又精熟底事耶。夫三者固不容截然分先後。然就其間細論之亦豈得全無分別。荅曰知其性則知天矣。據此文勢只合在知性裏說。又似未有趨重知天之意。請釋此疑。蕭士然

在。是心所包之理仁義禮智是也。天下事物不外此四者而

皆具於人之一心。其元則天之元亨利貞。故天大無外而心之全體亦大而無外。盡者極其量而無餘之義。知則有漸之辭。所以說盡字大知字零星。然知性零星知性而知天則會貫通徹而有以全其本心廓然之體。吾之所以為性與天之所以為天者皆一以貫之矣。故學以盡心知性為極而盡心知性以知天為歸。盡心知性而知天乃為能造其理。故不但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又必曰知其性則知天矣。然則趨重知天之旨復何疑乎。

問存心養性有平分兩項者有串合為一者有謂道理一

盡心上

串功夫兩開者按語類云存之養之便是事心性便是天故曰所以事天也然則心也性也天也一而已矣則存養以事未可分項亦不須串合未審是否

詹弘章

語類問存心養性先後朱子曰先存心而後養性養者養而無失之謂性不可言存又曰存也非獨是初頭工夫初間固是操守存在這裏到存得熟後也只是存這存字無終始只存在這裏可見心要存性要養雖是兩般工夫而存心是先務未有不存心而能養性者然不養性則存此心做甚麼故聖學工夫存此虛靈不昧之心不使逐物而去而事至則順

因而行無所作為以害之所以一動一靜莫非奉承此天之明命三句語分而意合道理自是如此

問語類云既不以夭壽貳其心又須修身以俟方是立得這命此似重在力行一邊竊思夭壽不貳是盡心知性之力修身以俟是存心養性之功若不知天何以俟天而語類側說修身何也

王封浴

語類此條對佛氏而言也佛氏以絕滅為事亦可謂殀壽不貳然修身以俟一段全不理會所以胡亂做事至於無父無君故一日在世一日之內須教事事是當百年在世百年之

內須教事事得當。便是豎立這天之明命。不以私意參雜。倒了天之正命。若論本章末時。非是知得天之明命在我。不以死生爲悅戚。如何能修身以俟之。原未嘗側注修身一邊。太極圖說引易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又引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要緊還是知天。故篇末只曰。見而知之。聞而知之。

問盡心兼體用說。大學補傳末云。則眾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矣。此知性而心盡之謂也。今大注曰。人有是心。莫非全體。又曰。故能極其心之全體。而無不盡。其不及乎大用者。豈言全體而大用卽在其

中。抑知性之功。僅能盡其全體。而大用尙有所以盡之者耶。又盡心就見處說。格物到貫通處。才拈來便曉得。是爲盡也。語類諸條已明。獨一條云。今人有箇心在這裏。只是不曾使他去知許多道理。少間遇事。做得一邊。又不知那一邊。見得東。遺却西。少間只成私意。皆不能盡道理。盡得此心者。洞然光明。事事物物。無有不合道理。此似知便兼得行。盡心不止。就見處說。敢質其疑。曾見龍

中庸能盡其性。盡字不是做工夫之謂。前此工夫已至。至此方盡性耳。卽知性亦是舉成功者說。故曰。卽物格之事。聖學

致知力行。雖曰分項。然交發互進。必無今日盡心知性。明日存心養性之理。故盡心之意。正謂私意脫落。眾理貫通。盡得此心無盡之體。而自是擴充。則可以即事即物。而無不盡其全體之用。蓋體用原不相離。但就見處說。則本體光明。已無少蔽。而義理昭著。足以裕乎酬酢萬變之原。而其用猶未周也。若存養不熟。雖盡得此體。而於事物之間。一有昏昧。則或有不得盡其用者。孟子既言盡心知性。又言存心養性。蓋欲此體常存。而即事即物各用其極。無有不盡焉耳。此大學格致。真正以修身之事。而正其不真。終身以俟之。則修身以下

乙。此。而。用。其。自。然。無。所。不。盡。中。間。更。不。須。下。存。養。擴。充。節。天。工。夫。程。子。云。盡。心。知。性。不。假。存。養。者。其。唯。聖。人。乎。蓋。指。夫。始。條。理。者。而。為。言。也。本。章。平。平。說。來。亦。自。包。得。此。意。總。注。曰。知。天。而。不。以。天。壽。氣。其。心。智。之。盡。也。事。天。而。能。修。身。以。俟。死。仁。之。至。也。智。有。不。盡。固。不。知。所。以。為。仁。然。智。而。不。仁。則。亦。稱。焉。不。法。而。不。足。以。為。智。矣。此。段。最。宜。潛。玩。所。謂。智。者。此。心。湛。然。虛。明。之。本。體。所。謂。仁。者。即。其。中。粹。然。純。一。之。天。理。理。序。而。言。人。之。為。仁。必。賴。智。以。知。之。夫。夫。仁。之。既。熟。則。智。亦。其。歸。焉。

內書各開 卷一 四 讀書論學

之地既智之德所以能成其而為始猶而德之元不生於天  
而生於貞也。舜之執用中。禹之行所樂舉。其仁至矣。而聖  
賢皆以為大智之事。孟子於第七篇首以此章上篇終以意  
舜之知仁而結曰是之謂不知務。至下篇之終。歷敘道統特  
曰見而知之。聞而知之。大有意焉。朱注智仁並說。文從智說  
到仁。却從仁說歸智。其旨甚深。他處仁雖用智。正書則智  
靈而仁用須細體會。

正命章

問莫非命也。朱子謂這一句活絡在這裏。而蒙引以為此  
未定之說。孟子不肯該正與非正者以為命。奈何。蕭德  
虛齋忘了或問。故有此鑿說之失。朱子固云此章之說。程子  
至矣。其曰桎梏死者莫非命。然聖人却不說是命。此最得其  
文義。若張子曰命之於人無不正。則非文義。蓋若先說道者  
自有命。雖立巖牆之下也不妨。即是先指定一箇命。便是說  
說我生不有命在天。據此可見命原該正與非正。故曰莫非

命。用通下章看。

命也。中庸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注云如寒暑災祥不登。其正是天之命。固自有不正也。但修身以俟。則所受無一之非正耳。蒙引看得不仔細。

問莫非命也。朱子云此命字是指氣言。又一段却謂孟子之意未說到氣稟。孟子自來不甚說氣稟。此句只是說人物之生吉凶禍福皆天所命人。但順受其正。若桎梏而死。與立乎巖牆之下而死。便是自取。不干天事。未說到氣稟上。兩說互異。不能無疑。謝道昇

此章命字以吉凶禍福之。與立乎巖牆之下而死。便是自取。不干天事。未說到氣稟上。兩說互異。不能無疑。謝道昇

一問求則得之二句。不平舍則失之。照出末則得之方好接。是求有益於得也。此易知也。求之有道二句。大注似是平對蒙引以為意自相連。有道有命總言不可求。求則為妄矣。此與註言不可妄求者似不合。奈何。喬 鎬

修其天爵以要人爵。可見求之有道而不可妄求。然求之雖有道而得之則有命。未見修仁義忠信者。必人人公卿大夫也。二句亦是語平而意側。



問集註在我者謂仁義禮智凡性之所有者凡字即上四者而總括言之乎抑更包舉夫四者之外乎以下注凡外物皆是句例之似乎所包者廣如何夏弘宇

仁義禮智在我者之大綱天下事未有出此四者其間却煞有節目非四者之外別有物為性之所有也若在外者則富貴利達乃其大者而一飲一啄養小體者皆是外物

萬物皆備章

問萬物皆備於我猶中庸言道不可須臾離也之意反身而誠學知利行之事強恕求仁困知勉行之事如此看得

如此看亦得更須從本文涵泳字字見得親切只是箇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生許多人物所以生此一物者即其所以生此萬物者也故一物之中便有萬物之理如萬物莫不有君臣之義自家這裏也有萬物莫不有父子之親自家這裏也有是這道理乃本來在我者若反身而不誠雖是本來自是之物然物自物何干我事所存所發私意間隔都無那萬物一體氣象但有憂懼而已豈能樂哉反身而誠真見得本具是理而今不曾虧欠些子事君真箇忠事親真

箇孝仰不愧俯不作其樂孰大於此此乃窮理力行功夫成就之效通貫純熟與理爲一處注故曰反身而誠則仁矣中庸曰成己仁也卽是此意其有未誠則是其人元不曾恕在故當凡事勉強推己及人物轉這道理然亦只是要去箇私意而已私意既去則萬理自無欠闕而遠近親疎周通一氣隨其分之殊皆有以得其理之一矣無忠做恕不出所謂強者閑邪以存其誠也求仁之方莫要於恕行恕之功必在於強久之而熟不待勉強而無不利又何不樂之有哉

行之不著章

識行之而不著習矣而不察蒙引云著察不是著力字大注所以終身由之而不知所以字不可深泥呂講云著察是行習時格致之功與蒙引說異玩語類云如今人不曾去行便要說著不曾去習便要說察可見行習字亦不輕則著察字自當著力但未知工夫卽是格致否 吳起鵬

朱子嘗設喻曰如人吃飯方吃時知得飯當吃既吃後則知飯之飽如此虛齋因此遂說著察字不著力却不想上文云初間是照管向前去後來是同顧後面看所行之道理如何此語言近而指遠蓋學問之道只在求其放心心在這裏方

有照管行向前去如視便思明聽便思聰事君便思忠事親  
便思孝是行之而著既行之後則知有物必有則乃天生成  
底道理耳聰目明父慈子孝無非自然而不容已者是習矣  
而察如此則必無終食之或違至於造次顛沛亦必如是此  
之謂知道涵養用敬進學致知二者工夫缺一不可依此用  
力則行之而明其當然習之而熟則識其所以然不僅是俗  
致之功專說格致便無主腦至於未行而說著未習而說察  
此佛氏頓悟之教合眼靜坐時有箇昭昭靈靈底在這裏到  
行時都錯亂故著字脫不得行字察字脫不得習字大注方

也。字既字循字須要理會察則知性知天非特聞見之知而已

問新安陳氏云不著不察此為凡人言也終身由之而不  
知其道於凡人無責也學者則不當然矣條辨云此章指  
學者已能終身由道者言但用功不深故孟子深嘆息之  
竊思大注於末句上下所以二字則以凡入學者分作兩  
項不得但孔子嘗嘆人莫由斯道今既不知其道而日終  
身由之何也田一成  
行之習矣如言人莫不飲食不著不察如言鮮能知味喜怒

盡心上  
壽昌講堂

哀樂之情。君臣父子之倫。人生何時離得。故曰行之。又曰習矣。不著者。不明其當然。不察者。不明其所以然。末句眾字。兼賢智之過。愚不肖之不及。而言過底。也是在這道上。過不及底。也是在這道上。不及。故曰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眾也由之。豈謂其能由是道乎。陳氏李氏之說。皆誤。

人不可以無恥二章

問大全朱氏云。上章所以勸也。下章所以戒也。如何。朱治此二章。皆為人而無恥者。發羞惡之心。人皆有之。今却無恥。豈特以無恥動之。若但云勸之以恥。則迂緩矣。人字最重。知恥則可進於聖賢。無恥則將入於禽獸。此人所以不可無恥。

而不恥。則不若人也。乘時逐便。以快其欲。人所甚羞。而自以為得計。蓋惟知有利而恥心無所復用矣。此最中當時之病。

古之賢王章

問古之賢王。賢士時講有平舉者。有側重士當以道自重者。孰是。周士渭

注云。蓋亦各盡其道而已。可見為君與上而言。只是平舉。好善而忘勢。君之所以賢也。賢士何獨不然。樂其道而忘人之勢。一氣連讀。士之所以賢也。此古之各盡其道者。然也。看作





之貌。此囂囂注曰：自得無欲之貌，有異同否。史載  
囂囂是其氣象如此。下文尊德樂義，乃推本言之。自得無欲，亦是德盛禮恭而不願乎外之意。俗認作逍遙放曠，謂與遊字切合，不知遊乃遊說。如在我者，皆古之制，是自得。在彼者，皆我所不為，是無欲。如此而遊，志意舒展，語言得盡其意，人知之，謂諫行言聽，人不知，謂諫不行言不聽。囂囂在我，知不知在人，所以都下亦字。伊尹却湯幣而囂囂，故先無欲。此論遊說而囂囂，故先自得。條辨云：下註有以自重，有以自安，節是自得而不慕乎人爵之榮，而不徇乎外物之誘，即是無欲。

此說甚的

問尊德樂義以德義對舉，蒙引云：不專就出處說，下文窮不失義，達不離道，又以道與義對舉，蒙引謂專就出處說，而條辨云：尊德統說樂義，則就川說，又云：不失義，單說守不離道，則說發用如何。萬士選  
尊德樂義是可以囂囂本領子俱在內面說，次節乃其見於行事之實，窮視其所守，故曰不失義，達視其所為，故曰不離道。道字統說義就事說，達時不離之道，即窮時不失之義，皆吾心德義之發用也。

四書卷十 盡心上 三

問士得已。是從不失義推出。民不失望。是從不離道推出。以見無往而不善。當否。周士鋌。

不失義者。窮時之實事。則所尊所樂。有以全其在已。不離道者。通時之實事。則所尊所樂。有以推之於人。此是從其行事之實。歸到可以囂囂上。蓋惟士得已。民不失望。是以有自得無欲之氣象。窮通作貧賤富貴看。謂應上人。知不知者。大謬。問上下文。皆先窮後達。獨古之人。節得志在前。不得志在後。何也。既有澤加於民二句。更說窮達二句。又何也。李氏謂全在兩則字得意。以見時措之宜也。此說如何。胡位。

此又就古人言。士得已。民不失望之實。張南軒曰。得志云者。澤加於民。雖所性不存焉。而道行固亦君子本志之所欲也。益稷而後。伊傅望散。皆澤加於民。至孔顏曾思。則但修身見於世。故先得志而後不得志。下二句又總括而通論之。謂古人或先貧賤後富貴。或始終富貴。或始終貧賤。所處時地不同。而統歸於善修身而名實顯著者。獨善其身。也不曾於尊德樂義減了些子。澤民而興道致治者。兼善天下。也不曾於尊德樂義加添了些子。蓋內重而外輕。則無往而不善。所以人知之人。不知無往而不囂囂也。不可將獨善兼善分作兩種。

人看尤不可掉了善字。只從兩則字得意。雲峰胡氏曰：嚴內外重輕之分，既不失其本性之善，故窮亦善，通亦善，極得此章本旨。

待文王章

問雖無文王猶興興只是感動奮發之意，何以便為豪傑之士。  
胡為鎮

蓬生麻中，不扶自直。此凡民待文王而後興之說也。嶧陽之桐，孤生特異。此豪傑雖無文王猶興之說也。世教浸衰，人心陷溺，止知功利機變無恥。孟子故言上智之資，生來便具。

道理何用教戒。其曰興雖未說到成就處，然已是立志不凡。不然泉涌之勢，視彼陷於物欲，固於習俗者，不啻天淵之別矣。豈非豪傑之士哉。大注要緊在無物欲之蔽上。孔門而下孟子一人而已。

附之韓魏章

問自視欲然時解云：視即視此韓魏之家，自字對人言。人視此必志得意滿，故自視欲然者遠過之。此即處富貴之道，而見賢者之識也。然否。  
周堯策

自視欲然言其明於內重外輕之分，知得萬理皆備於我反。

盡心上

壽昌講堂



身多有欠缺絕不把這富貴當箇事此其識趣豈不超然物欲之外非謂其能處富貴也

王者之民章

問大注云皞皞廣大自得之貌翼注謂感恩者狹小忘恩者廣大自得者恬愉自得也廣大是規模自得是趣味四字俱就民言新安陳氏謂王民皞皞如王者廣大深遠而無迹故也廣大就王者言條辨兼取之如何周廷詔

廣大自屬王者巍巍則天蕩蕩難名民遊其中日用飲食焉已耳次節三句注云此所謂皞皞如也可見自得雖屬民亦

是王者之廣大自然合民如此各得其所蓋意主辦論德政不在分說民風語類云自王者之民至豈曰小補之哉皆說王者功用如此時講不從此句理會所以多誤

問殺之而不怨三句條辨謂只說王民不說王者而翼注

謂大註非有心云云見上之忘下如何周維植

因民之所惡而去之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輔其性之自然使自得之此所謂廣大也非有心於殺之非有心於利之對霸者言而不怨而不庸而不知誰之為此所謂自得也楊氏注曰王者如天亦不令人喜亦不令人怒可見此三句全是說

王者猶大學第三傳言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乃言前王所以新民者止於至善使民思之愈久而不忘也不重在說君子小人

問所過者化所存者神朱子云過不必為經行之地凡其身之所臨政之所及風聲氣習之所被皆所經歷也如黎民於變便是化存是自家主意處神此才有所存彼便應如從欲以治四方風動之意都就事上說亦是人見其如此所以荀子云仁人之兵所過者化所存者神只算食壺漿以迎王師處便是神味此可見本文二句對言不是專

說新安陳氏謂二者以存神為主是誤以存主為主宰也蒙引遂云大注德業之盛德貼存神業貼過化而條辨又以化神屬業所過所存則有德在其中竊疑語皆支離不合經傳本意

蕭士光

過化如見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說存神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緩之斯來動之斯和兩句皆就事上說則皆其德之發於事業者諸凡分指德業串合化神者洵為支離

問上下與天地同流朱子云不是與天地同其化神亦不

是參贊各有一分在裏。條辨云：天地只說得化神，說不得過存。所謂天地無心而成化，王者之化神，却從過存處來。所謂聖人有心而無為，故雖上下與天地同流，却各有一分在裏。似看得是。否。朱雲雁。

條辨說甚蹊蹊，似同流之外更見得各有一分在裏之意。大注曰：是其德業之盛，乃與天地之化同運並行。舉一世而甄陶之，蓋天道之陰陽，地道之柔剛，聖人之仁義，若少一分則造化必有不正，而品彙必有不和。王者之心正，則天地之心亦正。王者之氣順，則天地之氣亦順。是其上下之間運行不

已者，天地也。亦聖人也。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無疆，是也。若天地無心而成化，聖人有心而無為之語，牽入此處，不得。

問伯者之為小補，何也。蕭培柘

如春秋時，諸侯不朝，蠻夷內侵，上無道揆，下無法守，有王者作，定須重新鑄過一番。中庸謂君子有三重，以寡民過是也。葵邱之申五禁，召陵之盟，屈完只是補塞其罅漏而已。一時亦有及人之功，令人感激歡娛，然豈能久也。故讀二南，至於漢廣汝墳，而王道之所以為大，可得而想見焉。生其時者，草木禽獸莫不感若，而日用飲食，徧為爾德，此是何等氣象。注

所以為三字指言所以皞皞如之實非推其所以皞皞如之本蓋通章皆言王者功用之大未及其在中之體也故曰能神皆就事上說註運行字正貼流字

問呂講云君子兼有位無位而言條辨謂君子便指王者

未知孰是徐國柱

前言王者之民皞皞如也此節夫君子三字另提起言王道之所以為大學者所宜盡心只說天德原不從天位上立論大注君子聖人之通稱也未嘗指定王者語類問注引舜事如何答曰舜在下只得如此及見用則賓四門之屬皆是化

論語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注曰聖人過化存神之妙未易窺測然即此而觀則其德盛禮恭而不願乎外亦可知矣然則緩來動和雖就得邦家說而孔子一生未得邦家其過化存神之妙固自有發見之實與舜之在下時一般蓋致中和而天地位萬物育隨其分位之所及皆有此等效驗若欲速見小利即伯術之小補蓋辨王伯之治術乃為學之要務正不必斤斤貼定禹湯文武事實以解此節也大注引舜亦只取耕稼陶漁而為言與孔子一例大有意思故注君子不曰即王者而曰聖人之通稱講家多不子細體會

仁言章

問仁言仁聲時講或與善政善教兩開說或謂善政善教發而為言播而為聲或謂首節已撇去仁言之無益善政善教皆仁聲裏面事三說孰得嚴士濬

仁言如蠲租賜復之詔責已悔過之文程子曰為政者道其所為則仁言屬政事漢文帝詔下父老扶杖觀化唐德宗宣赦山東感泣思奮此仁言入人之驗然不如仁聲尤見仁德之昭著故其感人尤深深者德化浹洽非徒外面激勸暫時歡娛已也則仁聲屬善教二者入人有深淺故善政善教之

得民不同如末節所云是已善教非無仁言都並在仁聲內善政則只有仁言而無仁聲注故曰仁聲謂有仁之實而為眾所稱道者也成湯初征葛而西北之國曰奚為後我文王善養老而海濱之老曰盍歸乎來此惟善教者有以致之

問大注謂政所以制其外教所以格其心時講云不如且虛說註語即下節意如何姚如錕

法制禁令所以制其外善教者所不廢但無仁德之實使民有所觀感興起故只謂之善政若道德齊禮則法制禁令皆所以使民日遷於善而不徒制其放辟邪侈之非乃所以格

其心此專就出治者而言。下節乃言其得民之實。謂註語卽下節意未是。

問講章言畏愛在政教之初得財得心在政教既成之後。四句兩意總謂之得民。或云畏是畏其政愛是愛其教。非謂畏愛其上則非立政施教之始也。下二句方言得民似不得連上二句總謂之得民。此說如何。  
殷士蘭

上二句言被善政善教之民畏之者。政立而民憚於爲惡愛之者。教行而民樂於爲善。下二句言得民之實。無政事則財用不足。國非其國也。善政之世。室盈婦寧。民有財矣。而民財不卽爲君之財乎。故曰得民財。民之有道也。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善教之時。孝弟忠信。民有心矣。而民心孰非徧爲爾德乎。故曰得民心。得民二字。本文來須連讀。若謂民之財。君得之。則平準新法之爲非善政矣。卽謂民有心。君得之。亦失其意。得民心。謂得民親親長長之本心耳。王者教民。豈直期其尊奉余一人已哉。不遺其親。自一本以至九族。皆親睦也。不後其君。如大夫於諸侯。陪臣於大夫。下至輿臺僮僕。之於君長。皆忠敬也。教化浹洽。方能至此。雖有善政。只到得勝殘去殺境地。故曰不如也。

四書各問 卷一 三 書目講堂

不學不慮章

問時講此章大意是為末節而後說中節有中節而後言以首節如此逆捲看見仁義為人之固有堯舜之道亦不外此故人皆可為堯舜性善故耳此說得否戴以旃

不必倒捲看孟子因人昧於本然之善而穿鑿以為知矯揉以為能故以良知良能示之首節是立言本旨下文因愛親敬長之用以明仁義之體欲學者即是而默識之有以擴充其不學不慮之知能蓋所謂赤子之心也留良欲闢陽明致良知之學乃謂不學慮甚言其固有之耳非謂知能之良

在。不學慮也。其說幾於司馬氏之疑孟矣。

問孩提知愛及長知敬只說知字而能字意包在愛敬內

與見孺子入井惻隱之意同否周士禮

凡人愛敬知每居先能是隨著知底蓋人心之靈莫不有知這些子乃本然之善異於禽獸者此也可為堯舜者此也只說知字大有意思人心蔽於物欲良心未盡泯滅每因有所傷痛而發乍見孺子入井忽然閃出些子故指之以證不忍人之心此知愛知敬之心則一直發出初不必有所為而然故指之以證不學不慮之良未可混看

四書各問 卷一 盡心上 三 壽昌講堂

問翼註云親親是仁敬長是義不可說是仁義之發條辨  
云良知良能是良心所發不可便指為良心二說相反如  
何陳性舒

二說皆謬當以或問之語斷之或問云惻隱親親固仁之發  
而仁則惻隱親親之未發者也未發者其體也已發者其用  
也○以未發言則仁義禮智渾然在中者非想像之可得又不  
見其用之所施也指其發處而言則日用之間莫非真切而  
其未發之理固未嘗不行乎其間要之體用未嘗相離故孟  
子因用以明體正欲學者即是而然識之耳翼注之謬直以  
愛為仁敬為義條辨之謬是已發之前別有未發者在總之  
不明於體用一原顯微無間之妙故耳

問淺說以上二節為言人之本然末節為言人之同然稼  
書先生非之以為達之天下句只是應轉上二節語而取  
說約既出乎人之本然必通乎人之同然之說如何殷士  
稼書說極善達之天下本上文兩無不知來特用無他二字  
逼拶到仁也義也上蓋因其同然之情而明其本然之善也  
語類云親親仁也敬長義也不待達之天下方始謂之仁義  
無他達之天下只說達之天下無別道理講家皆坐無他二



字看得不清。將達之天下句反說重了。

舜居深山章

問此章講家謂上段言無以大異於人下段方言其有以  
大異於人此虛齋說也。謂及其二字是回合語須倒縮全  
重在上半截此留良講義也。稼書又云所謂渾然之中萬  
理畢具者必至下截露出方妙。條辨則云上言所以異於  
野人者幾希非言不異也。請折衷之。孟壽鼎

留良講義曰易大傳寂然不動即此章上半截意感而遂  
通云下之故即此章下半截意一動一靜界限分明說極精

當舜居深山之中。注云言耕歷山時也。不言徵虜之後者正  
要與野人對勘。且有以見舜為性之聖而人性之本善可見。  
與木石居與鹿豕遊。對下見聞而言此狀未發之景象。野人  
此時昏困無復湛然之體。聖人之心至虛至明。冲漠無朕而  
萬象森然已具。所謂中也。寂然不動者也。天下之大本也。及  
其聞一善言見一善行。則是由靜之動有所感觸之。頂野人  
此時滯礙無復粲然之用。聖人則其應甚速而無所不通。所  
謂和也。感而遂通者也。天下之達道也。其應既終則又是靜  
了一動一靜循環無窮而聖人之心寂而未嘗不感感而未

嘗不寂及其二字最宜潛玩蓋動靜無端陰陽無始而聖人之心周流貫徹於其間其所以異於野人者只在這些子上注云非孟子造道之深不能形容至此也彼謂注重下段與謂倒縮上段者皆非本旨

問蒙引以聞一善言見一善行便能了悟為若決江河處又以其應甚速非止聲入心通分明是樂取於人以為善又以沛然莫之能禦為斷斷乎其然也愚意竊有未安而時解宗之如何朱雲鵬

能知能覺之體自存這些子是所以異於野人處所謂寂然不動者非無動也特不動耳一有感而觸發則天下之故遂通本文以沛然若決江河莫之能禦者形容之注以為其應甚速而無所不通蓋聞見無多而天下之大本便已無不呈露以聞而言則聲入心通無所礙滯以見而言則直方而大不疑其所行蒙引但云了悟曉解豈所以語聖人哉若決江河亦非斷斷其然之意如孔子聞韶樂而不知肉味見川流而興嘆逝者皆足以見其全體至極純亦不已之妙虛齋之說不可為據而取人為善尤於本意無涉

中庸卷下 盡心上 三

無為無欲章

問有所不為不欲此心天理之公為所不為欲所不欲此  
心人欲之私註云能反是心又云則所謂擴充其羞惡之  
心者不審能反是心即為擴充乎抑能反是心之後更須  
加以擴充乎若須更加擴充疑與本文而已矣之意不符  
若謂即此便是擴充則注文能反是心之下不必更著擴  
充之語奈何吳傳經

是心為私欲所蔽今既知其所不當為不當欲而無為無欲  
則可謂能反是心之本體矣由是擴而充之以極盡此心之  
用其功日新又新無有已時要之只是克去私意以復其初  
所謂擴充非更有所增加也故曰如此而已矣

德慧章

問德之慧術之知是何分別章末統以達之一字又似無  
兩意操心慮患有以未事臨事分者有以全體一事分者  
以孰為是何若海

德猶性也術猶才也德本來純粹有慧術本來聰明有知氣  
柯物蔽而德之慧術之知有不存焉者矣惟遇災患而無逸  
豫之累大率是心乃存而不亡耳注中動心忍性即下操心

也危。曾益其所不能。卽慮患也。深。危者臨事而懼也。深者好謀而成也。俱在發用處。說故通於事理。謂處困心亨。辨義行。權無之不可也。時說操心危。便可無危。慮患深。便可無患。將箕子文王之難。豈其無智慧耶。

有事君人章

問朱子謂天民專指潛隱未得位者。大人則其德已著。如乾之二五。通上下言之也。又曰大人如乾之大人。非必以爲充實光輝而未化者。此與集註正相發明。而條辨乃云。朱子蓋以解程子天民大人亦係平時與不時者之說。非

正詮也。大人單指人臣說。又欲兼充實光輝與大而化之兩種說如何。蕭士然

渠看注中上下化之句。泥定上爲君。下爲民。便要以大人爲臣。遂妄以或問通上下而言之者爲非正詮。不知此正己而物正之大人。卽前章過化存神之君子也。如舜夔夔齋慄而執事。允若及賓于四門。四門穆穆之類。便是上下化之。孔子盛德光輝。而所至邦君敬信。立之斯立。道之斯行。惟其所在。物無不化。此豈充實光輝而未化者所能幾也。輔慶源曰。天民猶有意。如程子謂伊尹終是有任底意思是也。大人則聖

人矣。周公在上而天下文明。孔子在下而萬世文明。何得謂單指人臣說。此語極當。

有三樂章

問此章云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下章云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君子樂之。兩章看來難得融貫。陸稼書云不愧不忤。即君子所性。餘二樂一係於天。一係於人。皆非定四海之樂可得。並而就三樂較之。惟不愧不忤是性分內事。餘二樂皆性分外事。條辨以為其說支離。王天下只就勢分說。三者皆君子性分中真樂。若定四海之民

則天下咸被堯舜之澤。正君子性分中展布安得不樂。兩章樂字意不相背。不必牽扯分疏。李說似是。請正。湯士弘

王天下。即所謂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君子非不樂之。但有三樂。則此樂不與存焉。蓋世之用舍。道之污隆。與我性分本不相關。君子安於所遇而已。一樂係於天。乃人所深願。而不可必得者。如不得於天。未免是大缺陷。抱恨無窮。今既得之。其樂較之王天下。豈不愈乎。看荅桃應問曰。舜視棄天下。猶敝屣也。可見二樂。即孔顏之樂。有息則餒。故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有所不為。三樂係於人。聖人之心。所願欲



者莫大於此。今既得之。則傳道者。累而澤被天下。後世較之。定四海不更樂乎。樂正子為政於魯。孟子聞之喜而不寐。後又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為七篇以待來學。未可謂孟子於此一樂終不能得也。但第一樂有歎焉耳。以王天下為勢分之榮。以定四海為性分之施。時講臆說不合本意。且此章論有三樂之為至樂。故曰王天下不與存。設或名世有期。其道大行。君子豈其去而逃之哉。亦視之若固有焉已爾。

廣土眾民章

問孟子意在人識其所性之正而全之。却從所欲說所樂。從所樂說所性。又與他章內重外輕之旨微別何也。湯政  
廣土眾民。計安社稷。澤可遠施。固亦君子之所願爾也。至於立天下之中。四海內無一夫不被其澤。如伊呂之功業聞望。著於一時。尤君子本志之所快然而無憾者也。然樂則行之。憂則違之。其用其舍。要與所得於天之全體毫不相關。蓋自上帝降衷。這一箇道理已自定了。放勳重華不曾增加。堯舜飲水不曾減少。只怕些子私意。剗斷根株。便無生意。則徒具人之形而已。失天之理。君子氣稟清明。物欲無累。仁義禮智。



心與相涵和順積中英華發外動容周旋自中規矩無一非其所性之包蘊則亦何所不足於已而必徇夫外物之誘哉。所欲所樂卽君子大行事業但是所性之發而聽乎時命者也。潛見飛躍於龍德非有加損此何嘗不是內重外輕之意耶。

問語類云所性字說得虛如堯舜性之之性下注云此乃言其蘊也。蒙引疏曰蘊猶實也不解所性之分與所性之蘊其別如何。金作斗

分者所得於天之全體就其渾然者而言仁義禮智之總名也。全體中之所包蘊則有仁義禮智四件所謂渾然之中粲然而有條者蓋如此天命之謂性性字說得實此處所性字與堯舜性之也性字如中庸自明誠謂之性性字說得虛只作稟字看。

問集注蓋氣稟清明無物欲之累則性之四德根本於心以言性之之德條辨引養得到見得明便自然生根之語謂此句兼有工夫又云看注其積之盛云云則非單言聖人聖人不待積而自無不盛也又似兼性之反之說亦可。  
朱光煦

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每以第一義示人此言所性之分不加不損四德根心無少昏蔽與君子存之章獨舉舜之明祭由仁義行者正同蓋惟性之之聖足見這箇道理生來承受定在這裏一有物欲蔽之則雖有此根不得著土反之之聖便是元來未曾著土而今移得來著土了要之此理在生安之聖人也要養得到見得明不顯亦臨無斃亦保文王何嘗無緝熙之功特不大段費力耳必謂聖人便不待積而自盛斷無此理

問蒙引謂集注發而著見於外通帶其生色也以下時解

遂以根心生色貫至四體不言而喻是否大矣生色只管粹益施於四體與生色平對施訓布也生也是從根上生出施也是從根上施出粹益可以言色四體是運用底故曰施合之即易所云暢于四支也不及發于事業者其用其舍非關所性所欲所樂已詳上文

善養老章

問制其田里教之樹畜集注樹謂耕桑蓋樹藝五穀亦樹也導其妻子使養其老翼注謂承上一句來而條辨云固已申孝弟之義此條辨之可疑者五十非帛不暖四句翼



注謂泛論老者之失所以引起文王之老無失所此翼注  
之可疑者敢質之 朱大頌

趙註善養老者教導之使可以養其老耳制其田里是主教  
之導之兩句通承說下使養其老者可以字本上文足以可  
以字來蓋蠶績畜牧皆其妻子為之耕則匹夫也此之教導  
自是農官事與學校師儒申孝弟之義迥別條辨說謬五十  
非帛不暖四句言聖人能通天下之志類萬物之情確然見  
得年老氣衰之人若只績麻為布以禦寒采荼斲壺以佐食  
必不得飽暖提明此義然後折出文王之民無凍餒之老則  
無凍餒者乃教導之使足以衣帛食肉所謂西伯善養老者  
此也豈家賜而人益之哉時講不識中四句而解未向曰此  
善養老之謂也文義全然不通

問伯夷太公前篇以為大老此以為仁人新安陳氏云大  
老以齒言仁人以德言中節前告梁齊之君以為養民之  
政此以為養老之政條辨李氏云養老即在養民之中教  
民又即在養老之中如何 葉中圖

前後篇皆言西北善養老伯夷太公歸之而章意不同彼重  
在養賢以致民其曰大老是要言其為天下之父可以致天

四書卷一 卷一 盡心上 卷一

下之歸也。此重在養民以安老。其曰仁人。是要見得其仁覆  
天下。可使無一夫不得其所。大老仁人俱兼齒德而言。

易其田疇章

問易薄時禮皆政令也。古者不尚金錢。民可使富。財不可  
勝用。下文所謂菽粟如水火是已。仁字即在菽粟中推看。  
只是彼此有無相濟之意。少不得猶有教在。但如此似丹  
富之。尚未教之。何民便無有不仁。講章謂此仁字淺看是  
否。劉經桓

菽粟如水火。而民焉有不仁。如孔子言足食足兵。民信之  
相似。非前此全無教。至于既富方穀。然後可以施教也。聖人  
養政施仁。治而教之。原欲其遂生復性。保此禮義之常心。到  
得家給人足。則教化大行。民於是乎仁矣。易其田疇。如戒農  
官勸耕桑。春秋補助。纘武于貉。衣食備矣。薄其稅歛。如鄉遂  
用貢。都鄙用助。關市不征。澤梁無禁。婦子寧矣。而又非時不  
得濫食。非禮不得侈用。節儉成風。淳朴相尚。有蓋藏以待老。  
有儲積以備荒。是財不可勝用也。凡物少則私吝多。則公共。  
私吝則不仁。公共便是仁。焉有不三字。即從善也。輕之意。仁  
字固宜淺看。要之必世而後仁之仁。亦是此仁。乃恆心也。

此只是富後此更有教化。不知治道者也。

孔子章

問登東山二句蒙引皆以為就孔子本身所處上言其大故字下以觀海引起遊聖門就他人所見上言其大有謂注中高大二字是言孔子所處所見皆言凡人登山觀海只一例看總是形容孔子之道之大時文各主一說有司或皆取之不知何者為至當之歸史載鰲

集註甚明或問云此條登山觀海與末條流水盈科同如詩之興也蒙引之解自不可從或疑經文下二句故字與上二句似不一例不思集注平舉雖不用故字而故字之義已疏解明白東山蓋魯城東之高山而太山則又高矣是此二句原不平列故云此言所處益高則其視下益小即接云所見既大則其小者不足觀也是登太山為所處益高小天下為視下益小故觀於海為所見既大而天下之水皆小而不足觀以興遊聖人之門者地位益高識見既大則視天下之言皆卑陋不足觀如曾點見得大意視三子之言便有所不屑又如顏子深潛純粹所處地位既高於夫子之言無所不說便是遊聖人之門者則他言之小者尚足觀乎即此足以見

聖人之道之大矣。先輩錢鶴灘文曰：斯道之大，自生民以來。孔子一人而已。世之登高者，必不足於下；視大者，必不足於小。遊聖人之門者，必不足於天下之言。孔子其魯之東山乎？天下之太山乎？水之有海乎？體貼精微，辭意高潔，歷今數百年而光景常新，惟其理足故耳。

問次節言道之有本，以水與日月爲比。觀水之湍急，便可見水之源。觀容光之必照，便可見日月之明。而集注曰：知其源之有本，知其明之有本，似乎水之灑有源，而源猶非本也。日月之光有明，而明猶非本也。不識聖人之道，以何

爲本。鄧起華

道之大原出於天，此無聲臭之可言。故以水與日月爲比。源者，流之體明者，光之體。而源必有本，明必有本。周子所謂太極是也。川上一嘆，程子以爲此見聖人之心純亦不已。易曰：日月得天而得久，照細心理會，自當有以得其梗槩。聖人全體太極，此道之本也。仁義中正一體一用，而靜者常爲之主，是以天命之在我者，無一息而不流行。然靜者太極之體，所以立體立而動之用，有以行未可謂靜，便是本本也者。乘靜之機而爲體乘動之機而爲用者也。體上不可見，必於用

處見之。故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天地之心本也。

問未節蒙引謂只是說盈此科而後進彼科亦足於此而通於彼也。盈此科以况成章而後進彼科以况入聖大註必以其漸乃能至也。成章非以漸所以成章者以漸也。本於所積者厚。夫所積之厚非以漸而何存疑則曰成章註雖解所積者厚而文章外見要亦隨地位而言與論語斐然成章一般。如由善信而至美大聖神節節都有箇成章。近時講家皆舍蒙引而取存疑如何。夏文俊

看語類云不成章不達此通上下而言所謂有節次者是也。

伊川所引篤實光輝特舉一事以明之耳。非必以成章專為此地位也。又曰人之爲學須是務實乃能有進。若這裏工夫欠了分毫定是要透過那裏不得。蓋真能志學方可進於立真能立方可進于不惑。真能不惑方可進于知天命。又如致曲必能有誠而形著動變積而至于能化則其妙乃不異於聖人矣。若顏子之克己復禮天下歸仁卽程子所謂篤實而有光輝者也。此其成章曾子已不能及。只宜通上下言之。蒙引之說未可從也。君子之志於道昇望聖人之門而趨者成章而達迤邐上去斯遊於聖人之門矣。登東山固高只小

得魯登太山益高便小天下故所見大如觀滄海而凡所視  
之小者皆不足到眼章首二句便合成章後達之意

### 舜蹠章

問孳孳爲善孳孳爲利翼註云二爲字有主念言者拘雞  
鳴時說也有主事言者不拘雞鳴時說也講家多以雞鳴  
爲夜氣清明之時如何汪文謨

考禮內則古人內外男女皆雞鳴而起各有所爲此時便有  
善與利之別若所謂夜氣者乃亥子交接時微陽初動處到  
雞鳴而起孳孳有爲則已是平日之候且意本通且晝之所  
爲而言非專指雞鳴而起之所爲也今以雞鳴爲夜氣已謬  
又以爲字泥在雞鳴而起上尤爲不通

問利與善之間朱子曰間是兩者相並在這裏一條路做  
這邊去一條路做那邊去所以謂之間又曰不是冷水卽  
是熱湯無那中間溫吞暖處也條辨取存疑說周子所謂  
幾是一念方發此間字又後一步竊疑間與幾似不宜分  
作兩段看楊龍

謂間後於幾大謬周子曰幾善惡正此利與善之間之謂若  
既發後善卽是善利卽是利尚何間之足云周子說幾字橫

渠說豫字蓋謂此間不容髮之地好著力耳發而為利則不  
奈他何矣舜與蹠相去絕遠學者未有不欲知其所以分者  
孟子以為無他掃了許多言性之鑿說而示以利與善之間  
蓋人所不知而已獨知之處此反求之功也與字要看間字  
從與字來利是人心雖上智不能無善是道心雖下愚亦必  
有幾方萌時二者相並在此察之精守之一則舜而已矣不  
察不守則蹠而已矣

問周子曰幾善惡孟子不曰惡而曰利利卽是惡耶却未  
便是惡耶程子曰如作一事須尋自家穩便處皆利心也

如此看來利字輕似惡字而舜與蹠之分在此何與  
利是為惡底先鋒惡是為利底結裏若孳孳為惡則直是蹠  
了今孳孳為利雖未至於為惡然從這一點利心做去便為  
惡也不難故曰蹠之徒也蹠當初亦只每事要尋自家穩便  
時時有所欲羨耳

### 楊子墨子章

問為我兼愛翼注謂非楊墨自立此名俱是孟子名之蒙  
引謂拔一毛摩頂放踵皆孟子假設之詞愚意對下文子  
莫執中看執中字自非孟子名之則為我兼愛亦是二氏

自名但拔毛等語或孟子就其所執而推之耳史紀事  
揚子以為我信教欲移時人溺於功利之習有似於為己之  
學故孟子下一取字注曰僅足之意言止於為己而不及為  
人則非吾儒始於為己其終至於成物之道拔一毛而利天  
下不為也即撮舉其所自言者以實之注引列子是也墨子  
兼愛亦是也以此為教思以變天下自私自利之俗有似乎  
無我之學如夷之自以為愛無差等則兼愛固其宗旨孟子  
以摩頂放踵利天下為之者明之如佛氏之焚頂燒指舍身  
飼虎他是實去恁地做亦非假設語也

問呂講云楊墨之分不關出處楊經世也只是為我墨修  
身也只是兼愛此說尚可存否崔柳文

既不拔一毛以利天下則是縻身亂倫之人故孟子目為無  
君尚以經世為事乎既不恤頂踵以利天下則是從井救人  
之人故孟子目為無父尚以修身為事乎此其謬之不足駁  
者

問執中為近之翼注云據其名迹近似於道不作猶賢於  
楊墨說然否汪經國

道之所貴者中不一於為我亦不一於兼愛楊墨各執其一



是為失中。子莫魯之賢人，他亦畧有箇見處。能知二子之失，而執其中為近之者，不若楊墨之背道也。然中之所貴者，權執於二者之間，以為中，無以審夫仁義之輕重而時措之，則猶夫楊墨之執一而未為知道也。為近之，猶執一也。俱對楊墨說。

問：執中無權。稼書謂此與未可與權。權字異彼，權字對經字說，只在處變上說。此權字對衡字說，通常變在內，竊思權皆對經言，皆要衡量，乃得其平。學至可與權，則常變無時而不中論。孟權字似不必分。  
胡欽怡

權所以稱物之輕重，而權之為物，又本自有輕重。輕者常用，其衡淺而易，重者不常用，其衡深而難。然只要識得箇中，果能默識心通，則本然之權，得凡事物當前，游移進退，以適於宜。無有淺深難易，只是箇中而已。可與立，未可與權。執中無權，皆緣見得不分明。雖知楊墨偏在一處，却要就二者之中，而執其中。正程子所謂安排箇中也。安排着，則不中矣。禹稷三過不入，似兼愛而非兼愛。顏子居於陋巷，似為我而非為我。唯其於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耳。語類云：以楊墨為學，仁義而過非也。彼乃正為不識仁義耳。非學之過而不得中。

也。然則子莫亦為不識仁義耳。兩書權字不必過為分疏。

問胡雲峰曰：吾儒之一也，一以貫萬異端之一也，一而廢

百如此對勘，足見執一者之賊道，而條辨云真箇舉得一

何至廢百，他是這一上錯了。此說何居。

柯祥球

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仁義雖兩，然相為體用，只是一箇道理。

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若將陰陽截作兩箇，則孤陰不生，孤

陽不成，豈復有所謂道乎？吾儒之一貫萬為一，渾仁與義而

為一也，無所舉，故無所廢。異端之一與二為對，析仁與義而

為一也，有所舉，故多所廢。異端之錯錯在執字，執則一只是

一一於為我，則不仁；一於兼愛，則不義。度仁義之間以為中

則仁不成，仁義不成，義而非中，惟精而一，則時而仁體義用

而仁是中，時而義體仁用，而義是中，蓋執權以用中，非執中

以為權也，故一不必廢百，舉一而百廢矣。

饑者甘食章

問陳新安云：口腹因饑渴而失正味，人易知之；人心因貧

賤而失正理，人都未知也。孟子因舉其易知者以曉其未

知者，是人能不以貧賤動其心，即不以饑渴之害為心害。

蒙引翼注皆謂集註饑渴害口腹，貧賤害心志，是乎說以

四書各問 卷一 三書 詩經

彼喻此不是合而言之。二說孰是。胡之琦

朱子荅門人書曰。以意則不欲人以利欲害其心。如饑渴之害口腹也。以語則不以饑渴之害動其心者。為切於文義。未知果孰是。但後說差不費力耳。據此則集註是從後說。於文義既切。而前說之意亦未嘗不包舉也。

柳下惠章

問或問曰。不辭小官。和而介也。人知其為和。而不知其為介焉。楊氏之說。為有功矣。而集注則以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不怨。阨窮。不憫。直道事人。至於三黜。為是其介。何也。秦廷英

以柳下惠之才。以為大官。何所不可。而樂於小官。是其和處。而其剛介。即在于此。雖以三公加之。不與易也。集註引進不隱賢云云。與不辭小官。只是一意。特較詳耳。其介就在和處見得。非和自和。而又介也。蓋若進隱其賢。常懷悲憫。則任以三公。必樂就之。是變其介節也。講家謂人以三公換其介。彼亦不肯。可發一笑。

問集註云。此章言柳下惠。和而不流。與孔子論夷齊。不念舊惡。皆微顯闡幽之意。胡雲峰謂微顯是帶過說。只重闡

詩經 卷一 三書 詩經 畫心上

幽如何。胡成英

微顯闡幽四字。本易大傳。杜預引之。以明孔子作春秋之意。有微顯處。有闡幽處。在此章則兩義互見。蓋夷齊之清。柳下之和。此其顯者。人皆知之。而清而有量。和而不流。此其幽者。人不及知。今言其清。而有不忘舊惡之量。和而有三公不易之介。是從其顯者。微之幽者。闡之使人知。夷齊之清。無嫌於已。甚柳下之和。無嫌於不辨。此聖賢之論。所以有功於學者。問註介有分辨之意。輔氏謂與界限之界同。看精義。楊氏剛介之語。則介有剛勇之義。如易介于石。程傳曰。言節介。

如石之堅也。輔說疑其未安。敢問。廖永緒

有。分。辨。則。節。操。堅。勁。和。之。易。至。於。流。者。由。於。道。之。枉。直。不。明。故。不。覺。變。其。所。守。而。注。以。為。有。分。辨。之。意。便。包。得。堅。強。之。義。若。只。說。剛。勁。却。少。了。有。分。辨。一。層。

有為者章

問有為者。蒙引謂兼德學事功說。不可專主為學說。約謂有為者三字。內包必要成功意。辟若掘井。亦包必要及泉。意是否。呂世璠

學所以明體而致用。古之人欲明明德於天下。事功原不在。

為學之外說不可專主為學則學乃訓詁詞章之學而非儒者之學也譬之伐山而欲採樵矣此章意在及泉二字有為者虛提辟若掘井亦只虛說下方反言以明之通節只似一句程子嘗曰言學使以道為志言人便以聖人為志此可得掘井及泉之喻有為者猶言君子之志於道是不甘自棄之人然學而不致其道讓第一等與人做只做第二等究亦為自棄而已

性之身之章

問性字身字皆實性之身之作虛活用則假之假字亦虛

說三之字俱指仁義而翼注謂五伯假之此仁義全說得

祖只在事迹上看如何 王 治

孟子言王伯之分屢矣帝王伯三者並論獨此章耳此論治道正是講學意重在身之上假之在事迹上看而假此事迹者非心乎心有貪欲之私則行仁義之事皆偽而不實湯武反之而後得身之是把來身上做起性字似稟字性之身合下稟系此理合下便得來受用身之是合下有物欲夾雜却將這道理做成渾身將這渾身做出道理前面雖失此固有後來反求則真知之而一以守之五伯久假而不歸歸還也

盡心上

四目 性善論

即復字意終身竊仁義之名以濟其私而不修身體道以復其性則終身昏蔽雖非真有而亦不察惡知二字最要緊注以不自知為正解夫不自知其非有豈非有放心而不知求坎又安得誤作居之不疑之解耶語類問假之事如責楚包茅不貢與初命三命之類否曰他從頭都是無一事不楚又嘗嘆曰天下事誰不恁地味此可見但就事迹上看者其說為謬孟子本意只是要人反身修德則陋巷簞瓢克復歸仁便是王者氣象

君子不耕章

問其君用之其子弟從之謂用則有功於君而功業建不用亦有助於子弟而風俗厚此張南軒及陳新安之說也謂用之從之相對言君子上有功於君下有功於民王賢士之在其國而受其祿者言此蔡虛齋之說也何者為當

云 英

虛齋說是但非言受祿而為臣者與問不耕而食之意不對孟子徒從多人所至國君致公養焉故彭更疑其泰而公孫丑議其素餐孟子答彭更言入孝出弟守先待後之人自當得食只言自家為仁義之功此章則言其見於世者總是輔

世長民之德與有爵者各有當尊之通義用之從之之字俱指道言是國之君用其道則明政刑以致治天下之民歸往愛戴雖大國必畏之是安富尊榮也君為父母民即子弟服從教化則耕耨暇日修其孝弟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兩句本相承說下亦非對舉若其君不用則國中授室養以萬鍾君子以為義所不屑諸大夫國人安得而矜式之乎俗說誤認子弟為國君之親子弟遂成謬解至有謂偶一用之則安富尊榮偶一從之則孝弟忠信者只圖說得好聽世間那有此理

### 士何事章

問宋子云此志字未見於所行方見其所存也竊思士之所以尚其志者非仁非義之事雖小不為而所居所由無不在於仁義所以雖未居大人之位而大人之事體用已全居仁體也是所存由義用也是所行而但以爲未見於所行方見其所存何也 廖永炳

居仁由義皆士之存於一己而未大行於天下者故曰其志如此隱居所求之志即其行義所達之道故曰大人之事備矣非仁非義之事雖小不為心之正也所居所由無不在於

仁義德之盛也。君子格致誠正以修身。乃尚志之事。措之家國。天下方是所存。見於所行。志字最重。志於仁義。便是高尚之也。時解以不卑汚其志為尚志。則尚字重。志字輕。反失其旨。

自范之齊章

問集注居謂所處之位。此位字似是地位。非爵位。下文只言居而養在中。則居廣居亦兼養說。條辨云。本意不與王子此論高下。但思本文况字自有內重外輕之意。關口大哉。居乎。便似照定居廣居發嘆。未又引魯君事為證。證居之所關者大。應轉前文非經王子也。如何。

庶居仁也。天下之三字。謂充積至盛。美在其中。而暢于四支。自兼有養。發嘆之意。重在人之居處所繫甚大。居公卿自有公卿底奉養。居貧賤自有貧賤底奉養。今王子有是居。便有是養。而使其氣體若彼。則居廣居而至於晬面盎背者。其氣體更為何如乎。又引魯君之事為證。益見居處所關之大。在在可驗。而人不當自陷於卑汚之中。而失其所養。非但沾沾自為。寫照則借王子之居。而以居仁者為士之標的。固不必以自誇大為嫌也。

書卷之四 卷之四 盡心上 居



恭敬無實章

問食而弗愛章蒙引以首節泛說下文方指諸侯淺說以首二節泛說末節指諸侯翼注則通章俱泛說而暗指諸侯請折衷之 胡習鹏

註云此言當時諸侯之待賢者特以幣帛為恭敬而無其實也通章大意了然前輩諸君無端而有泛說之云殊覺無謂食而弗愛如齊宣萬鍾之養愛而弗敬如魯繆使臺來餽豕交獸畜本子思犬馬畜役之語儀禮於饗有酬幣以酬賓勸酒也於食有侑幣恐令賓殷勤之意未至復發幣以侑勸之

也是古人恭敬之心存於未將幣帛之先因幣帛而發其恭敬此恭敬而有實也當時國君養賢特以幣帛為恭敬則偽而不誠自不足以留君子難進易退之駕講家不知幣帛是食饗之禮而以為招賢之幣帛故首尾橫決而不知其一意相貫也

形色章

問形色天性也與食色性也陳潛室論曰孟子是引氣入道理中告子是逐道理出形氣外所以有霄壤之分此辨疑其未明 姜軒翥

食色性也。直以氣之知覺運動爲性。更不論道理。則人物之性都無分別。此告子所以爲異端。形色天性也。言人之生。莫不有形。其形卽莫不有色。而是形是色。莫不有所以然之故。莫不有所當然之則。所以然者。天之命。所當然者。性之德也。形色器也。是承載天性底。天性非形色。則亦無所附著。故卽器而道在焉。所謂故有物必有則也。此孟子所以爲知道也。理與氣本不相離。何待引入其中也。

問語類云。一顰一笑。皆有至理。形字重。色字輕。故下面但云。唯聖人可以踐形。按形字重。則踐形尤重。新安陳氏曰。

程注蓋自踐字推廣之。然否。

周士濂

踐形固重。然踐形是現成字。而踐形上有本領在。如言不憂不惑不懼。必是成德者始能之。程注從踐字推廣。亦須倒縮上截。有之而不知。以其爲眾人。有氣稟之拘物欲之累也。踐之而未盡。以其爲賢人。克己復禮。尚存渣滓也。能充其形。唯聖人也。人至於聖。則盡心知性而知天。存心養性以事天。所以是形之理。莫不充。踐。朱子曰。步步踏著來路。又曰。耳則十分聰。而無一毫之不聰。目則十分明。而無一毫之不明。至於口鼻。莫不皆然。唯聖人如此。方可以踐此形。唯眾人如彼。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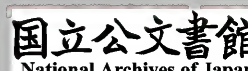
不可以踐此形可見聖人字不僅是名號與中庸唯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正同本意要學者以聖人為志變化氣質消去物欲到極盡地頭則亦能踐形如聖人也若行之而不著習矣而不察則是形只是空殼子耳

君子之教章

問君子之所以教者五輔慶源照注分說如時雨化品之高者成德達材次者答問下者也私淑艾或同時而遠或不同時而後不能及門受業者呂講謂私淑艾中亦有上四種孟子程朱如時雨化一等也其外成德達材者甚多

若訓詁箋註之儒亦答問之流也如此看因材施教教小以成小大以成大使天下後世無棄人似為得之 明學驥

二說皆從集註推說私淑艾注云如孔孟之於陳亢夷之是也陳亢聞孔子之道於子貢夷之聞孟子之道於徐辟皆竊以善治其身如此方見君子教誨之所及訓詁箋註之流何可牽入。首句重在五字人品時地不同君子之教無不及之孟子從中分別有五非如他家擇人分類少所取而多所棄亦不如異端立箇宗旨不分高下不論生熟一切便要立地承當末句重在之所以教上言有此五者可見君子之教



思無窮隨其資品時地莫不各有成就天下後世無不與聞  
聖人之道而人心得以常存世人但知君子之有教而不知  
此五者皆君子之所以教此孟子所以爲見而知之也

問有如時雨化之者注云如孔子之於顏曾竊思呼參而  
語以一貫如時雨化也於顏子何處見其雨化之時博文  
約禮恐只是平日積漸之功且亦衆人之所共聞者如何  
姜葵

化字下有之字與下德材字一例注云人力已至而未  
能自化正解之字人力未至之時此雨先不得人力已至而  
能自化之時此雨後不得其時而雨之則其化速矣此教人  
之妙妙者神而不測之謂未易言說故以如時雨化爲喻顏  
子於天理人欲之際已自判然只有些子私意未化夫子以  
克已復禮示之便如紅爐中一點雪無有不化者

道則高矣章

問道則高矣美矣翼注謂美是粹精與高字對說是否  
道未嘗不高丑不知也渠意以爲孟子說得恁地峻絕固足  
見斯道之妙然不免阻人以難美字只作贊詞

問君子引而不發躍如也說統謂都影射字來躍如就在

引而不發之內然語類云躍如也三字屬君子言則時講  
似誤 明頂棟

引而不發因上文穀率來只是言君子之教但開其求端用  
力之方而不說到那妙處自是那妙處本不容說然才挑動  
了頭處則那物事自躍躍然會動如所謂活潑潑地也引而  
不發字義是射本意全是教至躍如則文字意思全說君子  
道理並不影射而言矣謂即指不發處義便難通

問中道而立是言教法不是論道體引而不發則非不及  
而易從不發而躍則亦非太過而難從時講是否 毛大朋

註明云中者無過不及之謂中道而立言其非難非易蓋君  
子教人言意之際所躍躍會動底此無過不及之道教立於  
此即是道立於此非難非易不可分屬無過不及蓋若以中  
道爲難則此道乃是人所同得初無難事若以爲易在上面  
緊些便過放慢了又不及却亦非是易事惟有能者依著方  
法循序漸進久之不待言說而豁然通貫非教者貶道而使  
之從也故曰言學者當自勉也君子因人不識道有定體  
故立此成法以待能者道未嘗不高非可貶之而使卑道亦  
未嘗不卑非可抗之而使高故教有可說者有全說不得者

然語之而道未必盡顯。不語而道亦未必盡藏。須知得是引  
箇甚麼。是怎生地不發。又是甚麼物事躍在面前。須是豎起  
此心去看。方看得出。

於不可已章

問此章三者之弊。以處事待人為學分說如何。葉定明

此章言學道者不知所以用心。或不及。或太過。皆將終於廢  
弛而無成也。事有所不得已者。不知其為當務而不急。則必  
不能舉一事矣。恩有所當厚者。不知其為本根而不務。則必  
不能愛一物矣。此不及之弊。又有其進銳者。用心太過。徒庸  
意氣。而不知從容循理。進為有序。則意氣方盛之時。已有易  
衰之勢。不待意氣已衰之後。方見其失也。當合下二章之意。  
細體會之。

親親仁民章

問此章時解謂上二句見君子施恩不過其分。下二句見  
君子施恩不紊其序。蓋為兼愛者發。較之呂講專重親親  
者。似為得之。紀文開

程子論西銘。只是理一而分殊。正好發明此章之義。凡生於  
天地之間。莫非天地之子。而吾之同氣者。也是之謂理一。彼

爲我者不知也。其理雖一。然親者吾之同體。民者吾之同類。而物則異類也。是之謂分殊。彼兼愛者不知也。君子之於物也。愛之於民也。仁之知其理一也。而弗仁而弗親。知其分殊也。親只用之於親。而仁民者。親親之推也。愛物者。又仁民之推也。故中間疊下仁民二字。此皆循其性之自然而行。所無事。既不虧其全體。而又不失其次序。所以爲君子之道也。呂講要重親親。謂仁民愛物。都從親親分派出來。如其說。則仁義涉於安排。而爲私智之鑿矣。程子曰。統而言之。皆爲仁。則爲我者之害仁可知。分而言之。則有序。則兼愛者之害義可知。知且親親。內又自有等級。均之仁。民均之愛物。而其中亦自有差別。皆禮之所生。而惟知天者。則能盡之。豈僅爲兼愛者而發乎。

### 知者仁者章

問此章上言知仁之理。下引堯舜以實之。時講謂是圖治而言。然與。尹如錦

篇首一章。盡心知性。智之事也。存心養性。仁之事也。在本體上說。此言徧物之知。愛人之仁。在發用上說。曰知者無不知。仁者無不愛。則仍以全體大用言。但欲盡此心之大用。而事

四書各問 卷一  
無不治。恩無不治。非知所先後而循其序。則知無由而大。仁無由而徧也。急先務。正所以徧物。而為知急親賢。正所以徧愛。而為仁。其引堯舜以實之。卽言必稱堯舜之旨。仁知皆性之德。人人可以為堯舜。故此章原為講學明道。以正人心。而圖治。卽在其中。語類云。人人各有當務之急。或勞心。或勞力。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此各有所急也。堯以不得舜為己憂。舜以不得禹臯陶為己憂。此聖人之所急也。上好禮義。信則民莫敢不敬。服用情若學稼。學圃。使是不急。又曰。如講學。既能得其大者。則小小文義。自是該通。若只是於淺處用功。則必不免沉滯之患矣。此連是之謂。不知務都說明。自彼謂專言圖治者。謬矣。

四書各問 卷一  
四書各問卷之十 盡心上 終





書非特貶梁王也。

春秋章

問征所以正人。齊桓召陵之師，正而不講，何以但為彼善於此而不為義戰。盧僞

齊桓摟諸侯以伐諸侯，未有尊王之誠心。召陵之師，仗義執言。然他亦只要楚服了便休，不能大有所是正也。故孟子以為彼善於此者，亦曰其事尚近於正耳。而天討有罪之義，春秋原未嘗許之。戰國時好戰爭，以五伯為宗，而不知其擅興征討，為三王之罪人。孟子故明春秋之義，以正之。庶幾上下

之分常存於天壤。○問春秋書召陵，何以見其譏貶？又何以見其善處？曰：書齊桓以諸侯之師侵蔡，蔡潰，遂伐楚，則是敵國相征，而非上伐下也。下云次於陘，楚屈完來盟，次於召陵，次而不進，所謂不以兵車與書戰于某者，則彼為善之之辭。然無義戰，亦即見於此。看綱目書丞相亮伐魏師，進于渭南，此則天討有罪之義，而春秋所絕無者也。

盡信書章

問此非教人不信書，特為武成言耳。不如無書，謂無書不姜過泯古人之迹，而信書則失古人之心也。如何。增之

信非信而好古之信。乃執其辭而不通其義之謂。前篇言說詩者不以辭害義。則載事之辭皆不可盡信。不如無書者甚之之辭。若泥其說。則又盡信之弊矣。首節自是泛論。而意主武成。緣當時戰鬪殘殺。恐遊士以此爲口實。故發此。此與下章皆言好仁無敵。而各欲正己。又自兼得義。蓋仁與義相爲體用者也。

### 梓匠輪輿章

問時講謂與規矩卽與巧。但不能使之巧。故不說不能與人巧。而說不能使人巧。此說如何。胡學柏

此說甚怪。手待授人口與。規矩可與。巧可與乎。卽欲以言意示之。而令其曉解。亦所不能。蓋下學可以言傳。上達必由心悟。集註二語的當。分明規矩之在大匠。卽是巧。而在學者只是規矩。久而熟焉。從規矩上生出巧來。此巧在其人。而非大匠所能使也。如教人讀書窮理。此規矩也。然書要人自去讀。理要人自去窮。朱子嘗云某甲不能嚼飯。與人喫。謂此也。

### 舜之飯糗章

問若將終身。若固有之。只就忘遇上說。集註補出所性分定。是推原其故。似非本旨。徐開學

世間野人耕稼陶漁安分守已無慕於外固其宜然少有才智便不肯以此自甘繼世君公貴族子弟席豐履厚或生驕泰此無足道即自矜持亦是為其所動以舜而處貧賤非將終身也後來富貴非固有之也而所以處之者悉如其常窮通得喪不以一毫有與於已此豈忘遇之說所得盡其蘊也  
本文中川及其二字乃上下兩若字樞紐註以不慕於外不動於中者分釋兩若字之義而總之曰隨遇而安無與於已所性分定故也正見聖人廓然大公以其情順萬事而無情非徒然淡忘塵芥六合之謬見豈是言外補出

好名之人章

問好名之人說統謂病在一好字愚思病當在名字造今之學者為人為人者欲見知於人也所謂好名之人是也造註曰矯情干譽情實也情實貪鄙而矯為廉讓以求聲聞是以千乘之國亦能解使去已至無可干譽之處則忽而不勉而貪鄙之真情發露矣看苟非其人可見當時固稱為廉士如匡章之於陳仲子是也好名之人是孟子論定之如此非其人自謂我好名也安得曰病在某字某字

民為貴章

壽昌講堂

問次節得乎諸侯句只陪帶然否

唐顧堂

民為貴。貴重也。對輕而言。民之分至微賤。而所係則重。君至尊貴。而所係則輕。天子者天下之君。諸侯者一國之君。得民之心。則為天下之君。得天子之心。不過為一國之君。至若得諸侯之心。則止於為君之大夫耳。是民為重也。看下文說君輕於社稷。只說諸侯。則以諸侯之為君。於戰國時為切也。時講誤在專以君為天子。

聖人百世章

問孔子稱夷惠皆曰賢。而孟子直以為聖。何也。講家謂聖

人。必有風。風便易動人。若孔子則不可以風言。竊思大舜

之化。四方風動。周南召南。文王之風也。君子小人之澤。五

世而斬。澤猶言流風餘韻。風之一字。似非孔子夷惠大小

之辨。蕭本熹

程子論孟子曰。未敢便道他是聖人。然其學已到聖處。推此以論夷惠。孔子僅稱為賢者。以其未便是大而化之之聖也。然夷之清。直到一無所雜。惠之和。直到一無所異。又皆不思不勉而自然如此。故孟子以為聖人。孔孟之於二子。其權衡固皆不爽也。凡聖人皆有風。風者聲氣也。同聲相應。同氣相

求必各從乎其類。夷之風清，故頑者廉，懦者立。惠之風和，故鄙者敦，薄者寬。卽此是其聖處，而其偏勝而易能有迹而易見者，亦自可知。然世之貪懦鄙薄者眾，一聞其風而興起焉。如春風至而萬物生，秋風至而萬物斂，其爲效也速而所及者廣。若孔子則元氣渾然，其風隨時而發，無所不備，其效之所及萬物莫不資之以成終而成始，非是不可以風言。不可以一時之風言耳。本文聞字奮字興起親炙字俱從風字見意。奮是其風奮揚有作興是動意起是發意皆風之力也。聞者被其風之緒末親炙之者直坐在風中其披拂更深故曰非聖人而能若是乎。而況於親炙之者乎。蓋歎仰之甚也。

仁也者章

問此章有重仁字者見此理本然親切有重道字者見斯道不可暫離又有仁道歸重在人身者看或問云此章但論仁與道之所以名耳故本文以言之爲說程子亦以率性謂道道是總名釋之也可見仁與道不必專有所重而亦未有歸重人身之意又稼書云仁也者人也便是合但就靜存時指其不雜乎氣質者分而言之則謂之仁就發見時指其不離乎氣質者合而言之則謂之道此說如何

四書各節 卷一 壽昌講堂

嚴 琳

仁者天德之元善之長也。人知有仁而不知卽這人底道理。人得天德之元以爲心。心外別無仁也。然仁只是箇理。須就人身上體認出來。故必以仁之理合於人之身而言。則天理流行於日用倫物之間。然後仁之爲道可見。仁貫動靜。非靜存時。仁與人分發見時。乃合而爲道也。繼之者善成之者性。謂之曰仁。此理已雜乎氣質。但就氣質中指其所以然之故而名之。仁也者。人也。與中庸仁者人。也不同。中庸上文言修身。專道修道以仁。仁乃慈愛惻怛之意。此章仁字統而言之義。

禮智信都包。故朱子謂外國本有義也者。宜也。禮也者。履也。智也者。知也。信也者。實也。四句理極分明。今本只仁也者。人。也。一句。則是專言之仁。合而言之道也。父子之親。君臣之義。夫婦之別。昆弟之序。朋友之信。皆仁之爲道。彌漫布濩。人能盡之。卽是立人之道。語類云。只說仁。不說人。則此道理安頓何處。此解仁也者。人。也。一句之意。又云。只說人。不說仁。則人者。特一塊血肉耳。必合將來說。乃是道也。此合而言之道也。一句之意。時講看得不仔細。是以多支離之弊。

貉稽章

壽昌講堂 盡心下

問大不理於口注理賴也賴字之義何居

解大

史註賴利也言大不利於眾口

又問時說此兩引詩各重下一句得否

上○所○引○詩○辭○則○衛○詩○意○則○似○孔○子○之○事○特○斷○章○取○義○憂○心○不○得○解○為○惕○厲○只○如○有○戒○心○云○耳○下○所○引○詩○本○言○大○王○而○意○則○文○王○之○事○足○以○當○之○本○無○輕○上○重○下○之○意○蓋○士○以○孔○子○文○王○為○師○者○而○二○聖○若○此○則○毀○不○足○憂○只○當○學○孔○子○之○所○以○為○孔○子○文○王○之○所○以○為○文○王○而○已○見○增○多○口○未○足○為○傷○本○旨○是○貴○成○之○非○寬○解○之○也

齊饒章

問新安陳氏論此章曰請復發棠仁也知其不可言而不

言智也如何張啓化

不○行○王○政○即○屢○發○非○仁○可○以○止○而○不○止○則○非○義○陳○臻○之○殆○不○可○復○其○有○見○利○害○與○理○義○未○知○如○何○而○孟○子○馮○婦○之○譬○則○孔○子○進○禮○退○義○之○家○法○非○徒○百○里○奚○不○可○諫○而○不○諫○之○智○也○其○為○士○者○笑○之○笑○其○不○知○止○也○注○此○一○語○大○意○已○明○新○安○之○說○甚○疎

口之於味章



謂性也有命焉。語類云：性兼氣稟而言。如性相近之性命字，却合理與氣而言。命也有性焉。命字專指氣性，字却指理而言。竊思兼氣稟而言之性，亦根於理。君子何以不謂之性，且均之性也，皆命於天者也。何以一則命爲重，一則性爲重。辯國相

性者人所受乎天之理而附於二五之氣。其體不過仁義禮智四者。其發則雖食色意欲之私亦無不本於理之自然。命則因夫氣之厚薄而賦於人之名也。智愚賢否之所繫，是命而貧富貴賤之所值，亦無不由於命。故性與命二者本來兼理與氣。其在於人，只是一箇心。而主於氣者，喚做人心。主於理者，喚做道心。人心如口之於味，等道心如仁之於父子。等眾人道心，或存或亡。做主不定。常隨人心以自便其私。君子氣稟清明，物欲不累，義理昭著於食色意欲之私人，以爲性所當然。一向營求，必欲得之。君子則不謂之性，而安於貧富貴賤之有命於智愚賢否之殊。人以為有命存焉，任其如何，更不盡心。君子則不謂之命，而勉於仁義禮智之有性。蓋就氣中伸出理來，唯以道心爲主，而人心則聽命焉。性也有命，命也有性。精以察之，也不謂性，不謂命。一以守之，也嗜慾。

之性不敢過而義理之性得所養降衷之命全於已而氣數之命順乎天此君子所以存幾希而立人極也

問聖人之於天道也朱子謂聖人以身言與仁義禮智皆是在我者天道以理言與父子君臣賓主賢者皆是所得者請中其旨高廣雨

人人有仁義禮智人人可為聖人故曰聖人以身言與上句仁義禮智皆是在我者天道以理言乃人人公共底如堯舜之聖人其於天道性之也如湯武之聖人其於天道則反之也亦其稟賦有純駁之異如仁之於父子本至若昏瞶之舜舜則薄於仁義之於君臣也本盡若桀紂之於逢干則薄於義禮薄而至於賓主之失其歡智薄而至於賢者之不能盡知故曰五句文意只是一樣

樂正子章

問可欲之謂善集註天下之理善者必可欲惡者必可惡此解可欲二字之意其為人也云云方清出論人品名目本意亦只泛論不指樂正子與下五之謂字一例語類云學者於善字上求用功處但莫做可憎可惡事便了是善人亦自從用功來而時解謂如此便是有諸已之謂信竊

疑其說明文耀

人性本善故善者則好之惡者則惡之此人心自然之理也。集註天下之理三句是推明善人可欲之由非直解可欲二字也其善者其惡者便是指人而言若謂理有善有惡便說不夫可欲猶云可愛凡事合乎理義為人心之所同然自必愛之慕之善人不做可憎可惡事亦自有用功處朱子云或其天質之美亦或知及而勉慕焉但未必真知其善之在己而不得不然決定真實而無一毫虛偽之意善人用力之久乃能有諸己而謂之信人有諸己有字不重重在己字可欲

只就事上說有諸己就心上說充實又是就行上說事事都行得盡充足飽滿雖其隱微曲折之端亦皆清和淳然而無不善之雜這只是戒懼之功念念相承無敢少有懈怠便自至此所謂美人也又如是而不已焉善之在己者積中形外在躬則睟面盎背周旋中禮在事則德盛仁熟天下文明所謂大人也大而能化則無意無必不勉不思靜虛動直一皆天理之流行所謂聖人也至是則造道入德之功已至其盛德至善無聲無臭必有非耳目所能制心思所能測者是則所謂神人大可為也化不可為既不可為即不可知故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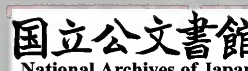
其不可為而謂之聖。即其不可知而謂之神。非聖人之上。又有一等神人也。蒙引謂有聖而未神者。甚。或疑神聖為一。則四之下也。四字不協。不思大而化之。此之字指善之大處。言聖而不可知之。此之字指盛德至善之妙處。言兩之字各有所指。則聖神雖無等級。而所以為名號者。自是兩樣。於下文四字何嘗不協。

問樂正子二之中。呂講云。精進人刻刻在中字內。豈謂不獨善信有中。即下四者皆有中耶。袁敬京

或問云。言在二者之中。則有餘於善。而不足於信矣。善是誠。資稟好信。是說學。雖二者可言中。若有餘於信。即是美。有餘於美。即是。大尚何中之可言乎。呂講乃批時文巧語。非正道也。

逃墨章

問註云。楊氏太簡而近實。蒙引翼注。皆謂近裏著實。如何。二家皆是邪說。無大輕重。但摩頂放踵。以利天下。以不拔一毛者視之。尚不至於喬偽。失之太簡。而猶近於人情。如丈人之欲潔其身而絕人。逃世是也。若謂其學能近裏著實。則楊遠勝於墨。而為可取矣。非孟子本意也。答程鵬



布縷章

問講義云用一緩二本具在上三句中非君子更張舊制為之加恩也如此則君子乃指有德位者愚竊疑之姚加征賦之法歲有常數雖愛民者無可裁減此上三句意也然復止可取布縷秋方可取粟米力役則當取之於冬君子必用一緩二則民力紓國事理矣先王當日立法固是因天之時節民之力而好利者昧於其義或用其二且用其三以至失眾失國孟子故特為指陳以詔凡為君子者君子以位言之陸宣公之陸宣公下二段若作有德者看便非注中當字之旨陸宣公曰蠶事方殷已輸縑稅農工未艾遽歛穀租上司之徵責既嚴下吏之威暴愈促有者急賣而耗其半直無者求假而費其倍酬所係遲速之間不過旬日之異遲無所妨速不為益苛急敦迫重傷疲人

問古者力役之征如何蕭培第

力役如城郭溝渠塗巷宮廟簡閱之事師旅之興不拘此制如周伐玁狁則以六月興師蓋軍賦兵役也此伍兩軍師之法若工賦徒役也此師田追胥之法固不同也天下之民食王土而賴官府之庇以有其室家田產則服力役以為國之

四書各問 卷一  
衛足國之用。終國之事。亦其職分之所宜也。然古王者必先均其土地。以別其寬狹。礪腴。必稽其人民。以知其多寡。虛實。必量其人力。以知其強弱。老幼。必驗其畜產。以知其貧富有無。必有夫有婦。然後謂之一家。必年富力強。然後謂之可任。彼夫貴者。賢能者。服事於公者。老者。疾者。皆不可任。以繇役之事。

### 孟子之滕章

問從者之謬。蒙引謂依此文似真。若然者。故或者云云。而集註又貼云。雖夫子亦不能保其往也。又似謂往日曾有此

行如何。蕭士然

此章書從來讀者多不仔細。從者竊屨實有其人。或之問。非欲誅求從者。直乃譏刺孟子。註云。言子之從者。乃匿人之物。如此乎。語意分明。孟子答之。亦非爲從者辨。誣言子以此從者爲竊屨而來。從吾遊乎。來字卽下以是心。至之至字。非謂來。滕此語不惡而嚴。註以爲或人自悟其失。蓋深悔其問語之唐突。因言此從者。固不爲竊屨而來。曰此從者。則是實有其人。但夫子之設科條。以待學者。苟以向道之心而來。則愛之而不拒。固不能保其往也。則我今不當以從者之失而議

及夫子也。往者謂竊屨而去。認作往日來日便誤。張南軒曰。近世好議論者。往往以學者之失而議先生長者。是其識量又不逮於織屨者矣。此與本文之義相應。

問朱子既以七篇為孟子自作。而此注門人取其有合於

聖賢之指。故記之。奈何。趙椿

此條亦是未及改正者。

人皆有所章。

問首節泛論重達字。次節承上只是一意。但露出欲審人

與穿窬之心。而示人以其端耳。重充字。三四節申言無穿

窬之心之意。一節密於一節。要皆充之一字所該。如此分

看得否。蕭本虞

大槩固是須知達者推也。即擴字意。而兼察識在內。朱子嘗

云。如注水。然推是注下去。充則注得這一器滿了。故能充則

仁義不可勝用。而能充必先知其所不忍所不為之事。其理

實在於我。而審慎以推之於所忍所為。如此積累而不已焉。

以復其仁義之全體。則可謂之能充。蓋達之極。盡頭地也。二

字須看得融貫。蒙引謂承上文只是一意是也。仁體義用體

則一而用則殊。仁只要能充。不忍人之心。便了。義却頭項多。

故充無受爾汝之實。乃申說充無穿窬之心之意。此為眾人言也。末又就士而說入至細。蓋眾人所難曉者。士每易犯此病。故詳說之。使知語默之際。不直心而私意。便是穿窬之類。便是那受爾汝之實。一或有之。便是本體上虧缺。

問無受爾汝之實時。講云。注貪昧是汨於利。隱忍是怵於勢。然貪昧必慙。隱忍必忿。此其無受之實也。體貼如何。  
熊國清

貪昧隱忍。此甘受輕賤之私。其中慙忿。此則不肯受之實。反正處皆一意相承。貪昧則必隱忍。慙愧則必忿恨。蓋慾則不剛。剛則不屈於慾。正此意也。語類云。注中不分曉。記得舊時說好。却因後來改來。改夫不分曉了。看來實字對名字說。不欲人以爾汝之稱加諸我。是惡爾汝之名。然反之於身而去。其無可爾汝之行。是能充其無受爾汝之實。若我自未有是處。則雖惡人以爾汝相稱。亦自有所愧矣。如今面前惡穿窬之名。而背後却為穿窬。便有穿窬之實。須是無穿窬之實。始得。又曰。能充到無受爾汝之實。工夫大段周密了。所以說無所往而不為義也。按如此。則世之悻悻自好。尚氣凌人者。不得以慙忿藉口。必內省不疚。無惡於志。乃為能充。若行已有



一毫未盡而徒懷慚忿。縱人不爾汝之。而實則可受。是亦穿窬之類也。集註不分曉。朱子既自言之。徑從舊說可耳。

言近指遠章

問言近而指遠。守約而施博。說統云。指是言中。含蓄底。指起施是守中。發出底。施用如何。吳正畿

指字說是施字說。非施去聲。當訓惠也。予也。與讀平聲。訓用也。加也。字義不同。不知道者。不知約之可守。則固汎濫而少成事。然欲其約。則又狹隘而無廣博之功。若所守者約。而所施自博。此道不綦善乎。善言如近思錄所載。程子曰。立言須

含蓄意思。不可使知德者厭。無德者惑。蓋高遠之言。荒唐而無餘味。然欲其近。則又淺鄙而無深遠之趣。知者厭之。昧者惑焉。言近而指遠。只是含蓄得有意思。耐人尋討。不盡此言。不綦善乎。

問兩而字。其意是歸重上截。是折重下截。還是迴合雙紐之詞。何長祿

朱子謂言近指遠。守約施博。四方八面。都看得時。講只見得一面。說元說妙。其言似遠。而中無精蘊。則不知有近。而其指亦涉於空虛。德未成。而以功業為急。意在博施。而卒少成事。

則不知有約而其施亦難以推暨。然或語近而失之淺陋，則遠者已遺，或徑約而失之狹隘，則功不廣大。語類云：此理遠近博約如一而行之，則自近約始，道理只是一，但隨許多頭面說去，又不可不逐頭面理會也。如此曲折，方盡其意。

問善言善道言是立教之言，道是經世之道否？吳士秀

道猶行也。對言字說，與下文而道存焉之道不同。言行君子之樞機，豈必立教而始有言，經世而始有行，但君子言出而皆可法行，出而皆可則，所以立教經世者，即在於是耳。如孔子與師冕言，非以立教而相師之道存焉，如語樊遲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以修身也。充之則篤恭而天下平，亦不外乎此。本文兩君子之三字要緊，君子者真知得向上道理，遠近博約一以貫之者也。

問末節單言不守約而務博施之病，說約以為古人隨意說文，不必拘拘如何。紀日文

此章本意，要人以斯道之重，自任必反求諸己，而知約之可守，則人人親親長長，而天下平。其言亦不下帶而道存焉，可知已。若不求諸己而徒求諸人，則或遠言或近言，要之皆非善言也。語雖單結意已，並到朱子嘗云聖賢之言，開口見心。

必不說著半截藏著半截。學者須認得言中之意。方得依此理會。四子便知講家有多少與經傳不協處。

堯舜性者章

問大全朱氏曰。性字以天理自然者言。指其人曰性者。自其率性曰性之。湯武身之。兼用功言。反之舉成功言。唯其身之所以能反之。時講宗之如何。吳傳則

本文性字虛作稟字看。集注以復其性。性字實。呂氏曰。無意而安行。性也。朱子謂性下合添之者二字。依此作解。當日堯舜性之者也。湯武反之者也。便極分明。而性之性者。亦不應

強為分疏。且反之者。修為以復其性。是以用功而言。身之者。修身體道。則能仁其身。是以成功而言。唯其反之。所以能身之。朱氏說亦倒亂而失其旨。未可從也。集注得全於天。謂合下所性之分。純是天理。此正解性字。無所污壞。不假修為。謂目無物欲之累。不須反之。對下句以足性之之意。聖之至也。此正解者字。修為以復其性。修為者。修治其污壞之私。復字。正貼反字。其性實貼之字。而至於聖人也。照上句者字作解。所謂及其成功一也。蓋欲人以性之之德為標準。而從事於反之之功。故下文詳說之。

問四項所以皆聖人之事而為性之之德者如何。馬永綸  
 四項各上句皆聖人之事。各下句言其為性之之德。蓋聖人  
 之事有意要如此。則非純亦不已之妙。而涉於反之之君子。  
 如一動容至細微。一周旋為曲折。而亦無不中禮。乃其感禮  
 之至。從心而自不踰。未嘗一毫着意於其間也。下三者亦皆  
 自然而然而非有意而為之也。如哭死在所當哀。若為動那生  
 者。則其哭為有意矣。經德本不當回邪。若為以此而受祿。則  
 其德為有意矣。言語在所當信。若為以此而正行。則其信亦  
 為有意矣。不問如何。無黨食不語寢不言之類。非有意去不他

必信。如必祭必齋。如之類。非有意取必於是。蒙引云。非為生  
 者。非以干祿。非以正行數句。要說得子細。下文行法俟命。亦  
 是非有為而為者。恐說得無性反之別。此說似是而非。語類  
 有云。若有意於正行。便是有所為而然。此為字讀本音。不讀  
 去聲。言若有意以此正行。便是在此著些思勉了。聖人乃有  
 心而無為者也。輔慶源云。若有意於中。則必有勉強持守之  
 意。力懈意弛。則必有所不中矣。此說亦非本意。只云一或有  
 意。則與天地不相似。何必說到懈弛有所不中去。如顏子守  
 之而非化之。則於聖人為未達一間。故曰觀聖人則知天地

孟子要人識得性善而以性者為標的。所謂第一義也。問行法以俟命。輔氏謂法者古聖賢之所制。皆是蔡氏謂性者分上者不得法字與命字。君子行法固以俟命。行法又須俟命不知當否。何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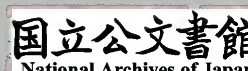
註云法者天理之當然者也。詩云有物有則。論語從心不踰矩。矩者則也。法也。一而已矣。與古人所制之法別。下章云在我者皆古之制也。制字即法字。今云所制者則文義亦謬。性者分上。但著不得行字與俟字。法字命字却脫不得。行法以俟命。即所云殀壽不貳。修身以俟。心語類云。聖人。是人與法。

為一已與天為一。學者是人未與法為一。已未與天為一。固須行法以俟命也。以字非著力處。不必作兩層說。集注雖未至於自然。從行法上見而已。非有所為而然。從以俟命上見。蓋如此。則亦能反之。而至於聖人。故以而已矣三字足之。

說大人章

問朱子謂勿視其巍巍。即藐也。不是禮貌上倨傲待他。不知孟子之所以畏大人者。是如何。蕭士然

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于王前。故齊人莫如我敬王也。



養心章

問註解欲字即所謂雖上智不能無人欲故語類云欲是好欲不是不好底欲不好底欲不當言寡然又云如今且要得寡漸至於無而周子亦曰寡之又寡以至於無不審人心者上智之所不能無口之於味五者性也若全無之不幾於滅性乎敢質其疑何元

自古聖賢皆以心地為本千言萬語只是要得此心在腔子裏雖是好底欲未說到事只才有意在上面便是欲便將本心都紛雜了緊要在多字寡字看天理人欲分數相為消長

其為人也寡欲則人欲分數少天理分數多故雖有不存焉者寡矣夫曰人欲分數少則未能全無也曰天理分數多則未能純一也自是要寡之又寡以至於無然所謂無者豈絕口鼻耳目四肢之欲哉此心純乎義理一而不一飢食渴飲夏葛冬裘順乎自然如寒暑晝夜之往來惟適而毫無意必固我之私則心即體欲即用形骸雖是人渾然是一團天理何至與人欲爭消長分數耶故君子乾乾終日只是要寡欲必無自見為無欲之一日也孟子論舜發於畎畝亦曰動心忍性心不存孰為動性不忍欲必多學者須聳起此心自驗

其孰消孰長如此用工一月亦自有效時講有云寡欲不足盡養心之功者殊不可解

問心一而已人心收回來便是道心道心放出去便是人心寡欲則人心已收回而下猶曰有不存焉者何也多欲則道心已放出而下猶曰有存焉者何也嚴國英

寡欲則人心之危者安然人心猶有根株只此時占得分數少一有所向他底分數便又多多欲則人心之危者益危然道心未遽泯滅只此時占得分數少欲念一歇本心仍舊分數會多故曰操則存舍則亾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心之謂

與一消一長一多一寡兩路說來以申上莫善於三字之意

其義極精

曾皙嗜章

問勿軒熊氏曰須看不忍字重時講則云獨字重同嗜者未足以觸其孝思曾子於羊棗不忍食以親之獨嗜也和不忍字是主要看集注父沒之後食必思親句此是曾子不忍其親底圓相可見贈炙雖人所同嗜而食之亦未嘗遂不思親但羊棗則以父所獨嗜而遂不忍食其思親之誠便在不食上見若說因見羊棗而思親之心始觸而發則凡食皆

四書各篇  
忘親其為不忍也不亦僅乎故食所同不害其為不忍至所  
獨而其為不忍自欲食而不能矣諱名不諱姓之喻以證曾  
子不食羊棗而食膾炙之不妨于孝非謂名不忍不諱而姓  
可忍而不諱也

孔子在陳章

問此章翼注云以中道為主中道即所謂經也孔子思狂  
狷欲進之于中道惡鄉原為其不可入中道故絕之之術  
亦曰反經而已矣此說當否袁守恕

精惟一先執厥中歷聖相傳之心法也孔子豈不欲中道

哉中道指人而言有狂者之志而所為精密有狷者之節而  
又不至過激孔子欲得其人而與之與之謂教之也有如時  
雨化之者是也至若經則天下古今人所共由之常道即親  
義序別信五者是也牽混為一大是鶻突此章前七節明孔  
子思狂狷之意全為後六節惡鄉原不可與入堯舜之道而  
設狂有志者狷有守者鄉原非有識者此集注用意處乃通  
章之關鍵有識有志有守斯可與入堯舜之道大經之不正  
者庶幾可復常道既復則民興於善而是非明白無所回互  
雖有邪慝不足以惑之矣此即大人明德新民之學也



問嚶嚶志大言大也時解其志二字微讀嚶嚶然連日字讀下如何嚴景星

相其文勢其志嚶嚶然畧斷曰古之人古之人七字為句以足之動稱古人即其志之大處凡言視其志志由於識狂者真有以見夫聖人之大意故其志與聖人之志同但一時做得未能到那地頭耳下文鄉原譏笑狂僇云云注曰是鄉原之志也此血脈貫通處須潛玩之

問生斯世三句同是譏僇者之語還是鄉原總承狂僇而一自言其志看蒙引說是鄉原也只對闕然媚世說為有者

字不知還當總結通節否李辟易

日字貫至善斯可矣分作兩段何以是嚶嚶也喚起下三句為一段此是譏狂者行何為踴踴涼涼喚起下三句為一段此是譏僇者語類截得極明精言曰生斯世為斯世是我去親厚人善斯可矣是人來親厚我都與踴踴涼涼相反與前言不顧行三句相對此解自不可易即其言而知其志注故曰此鄉原之志也因其志而定其行注故曰闕然深自閉藏以求媚於世是鄉原之行也以志字貼上二段以行字貼闕然句合之總完是鄉原也一句通結之旨狂者以古人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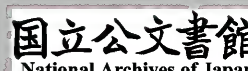
志所見甚大。狷者特立獨行。不為不善。雖未至于中行。皆能不顧流俗。污世之是非。而有以自得於己。鄉原務為謹愿。不欲忤俗。一心只要得人說好便休。此是人心學術邪。正得失。分別關頭。乃七篇結穴處。

問非之無舉刺之無刺。本上闡然。同乎流俗。合乎污世。本上媚於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眾皆悅之。本上生斯世也。為斯世也。善斯可矣。自以為是。本上譏笑狂悖。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却是孟子斷語如何。袁光宇

此節層層相承說下。固本上節亦不必過為分疏。居之似忠

信行之似廉潔。正是同流合污處。彼不能為真忠信。真廉潔。但若全然不忠信。不廉潔。則非之有可舉。刺之有可刺。似字內有多少機變之巧。在所以悅之者。眾鄉原之似與五伯之假。同一源流。皆是借此以濟其貪欲之私。自以為是。即久假而不歸。惡知其非有也。是以不可與入道。語類云。使其回頭來。却未可知。被他自以為是。既把來做。是了便休。是以終身為原人。此自暴自棄之尤者。聖賢是以惡而絕之。

問孔子曰。一節時講惡似而非者。一句總起。中五句陪起。末句恐字是自推其惡之之心。但中間陪句如此層叠。何



也。梁佩蘭

似而非與上文自以為是相對。下節注曰：既復於善，則是非明白。天下事物只有箇一是一非，而似者亂之本節固以末句為主。然上五句亦非泛設。惡佞則必遠佞，惡利口則必去讒。惡鄭聲則必放之，王者易服色，君子紅紫不以為褻服，則朱紫之辨無非堯舜之道。君子反經，數項皆其節目之大者。只莠之亂苗一句，則如詩之興耳。鄉原亂德，尤其是根本上事。人心學術所關，孔孟講學明道，以續堯舜以來相傳之心法。終提此輩為邪慝之魁，至於深惡而痛絕之，不使稂莠得害。

嘉禾。其為天下後世慮至深且遠也。恐字即前篇孔子懼作春秋之懼字。與鄉原自以為是直分聖狂。具此憂勤惕厲之心，方是反經之君子。

問佞與利口之辨

嚴自照

佞人有口才，將義底說得不義，不義反說得似義。如陳賈引周公以解齊王之慙，淳于髡引歌哭以譏賢者之事，是害義也。利口若懸河，乘機應變，前後反覆，中無定理。如蘓張輩之簧鼓六國，是害信也。

問虛齋云：經即上文所謂德。反經只就君子身上說。至民

興於善方是人化之。又云語類反經兼躬行及施爲此說最盡。按語類則反經不止就君子身上說。蒙引所自爲說似乎相反。夏弘典

朱子曰。經便是大經。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五者。天下事未有出此五者。其間却煞有曲折。如大學亦先指此五者爲言。使大綱得正。則其他節目皆可舉。是經乃五達道。而德則行此道者也。君子有是德。便有是業。必不如萬石君不言而躬行。凡事一切不理會。卽以在下之君子言。居仁由義。大人之事已備。本文所以用而已矣。三字蓋外此更無方法也。蓋

子論鄉原亂德之害。而卒以反經爲說。所謂上策莫如自治。豈僅反君子一身之經哉。楊墨無父無君之道不熄。則孔子仁義之道不著。故入孝出弟。息邪距諛。皆所以閑先聖之道。語類敬之間。經正還當只是躬行。亦及政事否。曰。這箇不必分作兩件看。如堯舜雖端拱無爲。只政事便從這裏做出。那曾恁地便了。須知庶民興。便在經正內。爲要說無邪慝。因透出此句。非經既正了。民方興起於善也。反經如爲政以德。經正則庶民興如無爲。而天下歸之。世衰道微。大經不正。故人人得爲異端以濟其私。而邪慝並起。如鄉原之似德非德。而

人皆以為善是非迷惑彼此參雜豈可勝正。

問經正則庶民興朱子謂風化之行在上之人舉而措之而已庶民興則人人知反其本而見善明見善明則邪慝不能惑既人知不惑則其道自銷鑠而至於無也據此則反經之功唯在上者能之不當兼在下者周全相

上好禮義信則民莫敢不敬服用情只要是君子便是上不論有位無位也如孔子雖不為帝王然也做出許多事來以教天下萬世庶民只因教衰不知善之在己則見其似者而以為真常道既復則雖未能知其理之所以然而已知夫是理之當然此時是非分明如辨白黑似而非者皆不足以亂其耳目心思邪慝之徒必將漸摩而化矣故曰邪說者不得作正此謂也此章發明孔子欲得狂狷深惡鄉原之意而以經正民興為絕邪慝之方蓋舉一生之學術事功而約言之已自信其為孔子以後之一人矣終篇歷叙列聖道統而先之以此豈無意歟

由堯舜章

問語類門人問見而知之聞而知之所知者何事答曰只是這道理物物各具一理竊思是理知之必須行之今日

知而不及行何耶胡璋

此篇以盡心章始以此章終見而知之聞而知之所知者性也。天也。知此是謂先知先覺。爲能有以覺後知後覺。此堯舜以來相傳之心法也。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只是此心常虛常靈而不昧焉耳。此知字包得行。不與行對。所謂智之德能威終而成始者也。胡雲峰謂論孟末篇皆言堯舜以來相傳之意。彼以行言故歷述其政事之實。此以知言故歷叙其見聞之真。竊謂如此看則論孟所言皆得半而失半矣。非通論也。伊川序明道曰。周公歿。聖人之道不行。孟軻死。聖人之學不

傳。道不行。百世無善治。學不傳。千載無真儒。無善治。士猶得以明夫善治之道。以淑諸人。以傳後世。無真儒。則天下賢賢焉。莫知所之。人欲肆而天理滅矣。本此以辨論孟所載。一是明夫善治之道。一是明夫真儒之學。彼此互相發明。總只此一理而已。

問或問云。禹皋本皆名世之士。伊呂又湯文之師。非必見其君而後知之也。至於湯文孔子。又或生知之聖。亦非必聞前聖之道而後得之也。此而曰見而知之。聞而知之者。蓋以同時言之。則斯道之統。臣當以君爲主。以異世言之。

則斯道之傳當以前聖為師。學者不以辭害義焉可也。讀此列聖聞知見知之義昭然若發蒙矣。第不知論語之末言武而不言文。此章則言文而不及武。何也。史載釐

論語叙天之歷數。是以言武不及文。文受命而未卽位也。此叙道之統系。文既以父而繼湯緒。則武王以子而承文讓者。不必更及。且見知亦只以望散而不及。且夷又見道不必私於一家。凡為賢者皆可見而知之也。見不必是見其人之身。聞不必是聞其人之聲。只是神會而心得之。蓋天理常存。民彝不泯。果是此心之虛靈知覺。彼此同揆。先後合符。卽無以

異於平日相與言說而授受於一堂之上也。但以本原而言。固同一知之如嫡派之嗣續。而其為性之反之與夫功用之大小疎密亦自有等級之不齊焉。未可一概而並論之也。特此章主於道統之傳。繩繩不絕而未及乎聖賢優劣之論。其曰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蓋反言以決之。總注曰。所以明其傳之有在。而又以俟後聖於無窮也。或者不知其旨。而以為孟子憂道之失傳。則大誤矣。

問此章有重見知者。有重聞知者。胡雲峰曰。論先後則不見有見之者。孰有聞之者。是見而知之者為先。論難易則見

者聚精會神於一時。聞者心融神會於異世。是聞而知之者為難。吳因之曰。見知者各節語次之所重。聞知者通章

脈絡究竟之所重也。二說如何。吳楚材

見知聞知。繼繼承承。本意原無偏重。胡氏先後難易之說。不無可議。謂見知在先。聞知在後。固也。謂聞知難於見知。則似見知者是見其君而知之。聞知者是賴有見知者而始得有所問而知之也。豈不辜負或問一段議論乎。至吳氏謂前三節皆前有見知而後有聞知。口氣是重見知。末二句言今既無見知。安得有聞知。後聖之道遂失其傳。是重聞知。此說亦

有可議。必有見知。始有聞知者。蓋以斯道之統。既有一人。生之。此時氣運方盛。大道昭明。定然更有一兩箇先知先覺。底人。出而佐助。以斯道覺斯民。此之謂必有見知也。既有見知。則斯道流行於民生日用之內。隱寄於文辭典冊之中。後聖得以神會而心得之。此之謂後有聞知也。前面何嘗有重見知之意。末二句集註既精。而或問又發明之。亦無歸重聞知之意。或問云。觀其所謂。然而無有乎爾。則雖若託於不若。而其自任之實。可見。觀其所謂。則亦無有乎爾。雖若歎其將絕。而所以故。夫萬世無窮之傳者。又未嘗不在於斯也。可見孟



子此二語。蓋真有以見夫孔子之道。光輝著見。明如日月。方將開啟萬世繩繩不絕。當此時地未遠。必不至晦塞而無見。而知之。因為此反語以結之。猶孔子曰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之旨耳。朱子深知其微意之所在。故注曰。所以明其傳之有自。而又以俟後聖於無窮也。今乃說經而不細讀。朱子每踊以辭害義之愆。何其誣也。可勿戒乎。

四書答問卷十

盡心下終

